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cu 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直皖奉大战实记

汪瑞琦◎撰

奉直战云录

陈冠中◎撰



中华书局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直皖奉大战实记

汪德寿◎撰

奉直战云录

陈冠雄◎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皖奉大战实记/汪德寿撰. 奉直战云录/陈冠雄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4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5536 - 8

I. ①直…②奉… II. ①汪…②陈… III. ①直皖战争 - 史料②直奉战争 - 史料 IV. K261.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972 号

-
- | | |
|-------|---|
| 书 名 | 直皖奉大战实记 |
| 撰 者 | 汪德寿 |
| 书 名 | 奉直战云录 |
| 著 者 | 陈冠雄 |
| 丛 书 名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 责任编辑 | 张荣国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½ 插页 2 字数 116 千字 |
| 印 数 | 1 - 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5536 - 8 |
| 定 价 | 17.00 元 |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目 录

直皖奉大战实记

整理说明 3

民国九年直皖战事始末记 5

民国十一年第一次直奉大战 9

奉直战云录

整理说明 31

序 33

绪言 35

上编

第一章 两军作战前之经过 39

第一节 奉直构兵之原因 39

第二节	奉直两军之布置	41
第三节	奉直军开战前之形势	43
第二章	血战前之电战	45
第一节	张作霖之沁电	45
第二节	吴佩孚齐燮元等有电	47
第三节	张景惠勘日通电	50
第四节	张作霖江电	53
第五节	阍朝玺讨吴佩孚之檄文	54
第六节	曹錕致各省电	55
第七节	张作相等通电	56
第八节	吴俊陞敬电	59
第九节	张作霖宥电	60
第十节	汲金纯漾电	62
第三章	北京政府之态度	63
第一节	徐世昌未战前致张、曹、吴三使通电 (节录七段)	63
第二节	张作霖复徐东海电	65
第三节	曹錕复总统电	66
第四节	随炮声传出三道命令	66
第五节	六调人之和电	68
第六节	吴佩孚拒绝调停电	69
第四章	奉直战争与外交关系	71
第一节	驻京外交团之警告	71
第二节	奉直战争之日本态度	73

第三节 天津各国租界布防之经过	78
第四节 某外人对于时局之重要谈话	78
第五章 未战前之天津	82
第一节 曹省长逃避保定	82
第二节 直省公民上大总统电	83
第三节 天津市民之恐吓	84
第四节 各界的变动	85
第六章 激战中之天津	88
第一节 五月五日之天津	88
第二节 伤兵留津之惨状	92
第三节 南开学校维持开学之经过	92
第七章 酣战中之北京	95
第一节 酣战时维持北京秩序者	95
第二节 奉直开火后之北京治安	96
第三节 追记炮声隆隆中之北京	100

中编

第一章 两军大战详纪	105
第一节 奉直军初战时期	105
第二节 奉直军剧战时期	112
第三节 奉直军决胜时期	122
第二章 奉军败北概况	132
第一节 奉张败北之远因	132
第二节 奉军败北之近因	133

第三节 奉军失败之实况·····	134
第三章 直军获胜之优点·····	137
第一节 吴子玉之身先士卒·····	137
第二节 冯玉祥部下之忠勇·····	137
第三节 奉军反攻之六不可能·····	138
第四章 战后之损失·····	141
第一节 两军死亡之概数·····	141
第二节 奉直战中弹药之损失·····	142
第三节 奉直战争之影响商务·····	143
第五章 战后之舆论·····	145
第一节 纸上空谈之查办令·····	145
第二节 战后之秩序急宜恢复·····	146
第三节 战后之内阁·····	147
第四节 可惊可怕某国人之野心·····	148
第五节 战事杂评·····	149
第六节 美报论战胜后之吴佩孚·····	151
第七节 外论奉直战事平定后之徐世昌·····	152
第八节 政局随武力为转移·····	154
第九节 战后地盘问题之商榷·····	155

下编

第一章 希望战胜者之一般·····	159
第一节 时子周君对于吴使之希望·····	159
第二节 马千里君对于吴佩孚之言论·····	160

第三节	所希望于战胜者·····	162
第四节	丁锦对于吴佩孚之希望·····	164
第五节	张皋如君上吴使书·····	165
第六节	丁锦致书冯玉祥·····	168
第二章	胜奉后之马后炮声·····	170
第一节	马福祥电·····	170
第二节	胡景翼电·····	172
第三节	冯绍闵电·····	173
第三章	直军领袖之言论·····	174
第一节	曹锟止戈待罪声明宗旨之庚电·····	174
第二节	吴佩孚与各报记者之谈话·····	175
第四章	内阁问题·····	179
第一节	王氏组阁之暗中情形·····	179
第二节	王阁迟迟产出之传闻异辞·····	181
第三节	直奉战后之内阁问题·····	183
第四节	保定会议与内阁问题·····	184
第五章	裁兵问题·····	186
第一节	国民裁兵大会宣言书·····	186
第二节	公益联合会致吴佩孚之阳电·····	189
第三节	曹锟赞成裁兵之蒸电·····	189
第四节	新督杨增新电告裁兵·····	190
第五节	平民生计与裁兵·····	191
第六节	论裁兵·····	192

第六章 奉直军最后之态度	194
第一节 奉直最后决斗声中之杂讯	194
第二节 张作霖要出售东三省	196
第三节 善后问题之概论	198
附编	
第一章 徐世昌辞职之经过	203
第一节 徐世昌以退为进之通电	203
第二节 孙传芳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引退	204
第三节 吴巡阅使之冬电	205
第四节 徐世昌表明个人心迹之冬电	205
第五节 徐世昌之辞职电令	208
第六节 国务院命令	209
第七节 周自齐等代行职务通电	209
第二章 黎元洪继任总统之电文	210
第一节 各省敦请黎君复职之电	210
第二节 反对黎元洪复位之电文	215
第三节 黎元洪利国福民之鱼电	217
第四节 黎大总统回任时通电	223
附编赘言	226

直皖奉大战实记

汪德寿 撰

整理说明

作者汪德寿,清末曾任京畿陆军督练处文案,1918年任直隶省署秘书,1922年任直隶赤城县知事,1923年任直军二十三师书记处处长,1926年至1938年任曹锟私人秘书,与曹锟、曹锐关系密切。

本书内容分别记: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作者对亲身经历的回忆。文中虽对曹氏兄弟多有吹捧,但记述具体,透露了不少政治事件的内幕。其中所记曹锟贿选时令直隶各县搜括贿选经费,曹锐自杀经过,曹锟晚年生活及其资产情况等,均为作者所闻所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今由章伯锋根据汪德寿未刊稿本整理而成,稿本用十行纸墨笔行草书写,间有改动之处。

民国九年直皖战事始末记

此系记实，不尚粉饰，恐有遗漏，书所知而已。

民国六年，曹健亭署直隶省长，约敝业师容贤号仁辅为秘书长，余为秘书。初，容为近畿陆军督练处总参议兼兵备处总办，余以兵备处文案，升督练处总理文案，即总办也。彼时曹四爷为粮饷局总办，曹三爷为第三镇统制，驻奉天，故曹四爷署省长，即约余师生到省署共事，因均系老同事，并不敢下委任，均按朋友待遇，相处多年，宾主甚相得也。

七年，三师打湖南得岳州，正值总统姨太太陈氏生一男，即名得岳，此即总统之次子与袁府结婚者也。余在前清已保候选道，此次又重保荐任职，留直任用。

九年，因与安福系失和，故东西两路大战十余日，姜桂题等往来调停数次，均未生效。西路大战于京汉线，东路战于

京奉线杨村等处。西北军在杨村支搭浮桥十余座，各家门板一只，是日若白天渡河攻取天津，势如破竹，可迎刃而解。何者？天津向无防守，而安福不知虚实，拟夜间攻取，此之谓偷渡。而天不灭曹，是日夜大雨，将浮桥全行冲塌，无法渡河。在此一夜之间，即派何谦吉（参谋）到小站借得龙军两营兵，虽两营开车数列，以张声势。西北军既不敢前进，而龙军自知兵单，亦不敢西攻，相持于北仓以西。在此时间，又到奉借兵，奉虽允许，只不开进关来。又派员迎至锦州，方将奉军迎进关来，亦系假张声势，一夜之间到车十四列，其实一列车上不过一二连人，西北军焉知虚实。龙军见奉军已到，亦即退回小站。奉军开到北仓，一律下车，将队伍散开，作大扇面式，将西北军一直推到北京。此即东路战况。

斯时曹省长正在病中，寿一面应付各处电报，指示方针；一面服侍病人，煎汤熬药。省长虽在病中，而心内清楚，见余之复各处电报，每次均由余念给。每云汝尚知兵法乎？余曰曾学，不过略知一二。在此应战之期，约十余日，目不交睫。西北军以为保定方面系重头，东路不足战也。其实东路要紧，天津为保定粮台后路，若先取天津，则保定不战自乱矣。再由汽车路截保定后路，岂不全军失败矣。而小徐以书生之见，计不及此。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而不知彼，每战必败。此小徐之谓也。

吴佩孚只在西路督战，不暇东顾。曹三爷在高碑店一带督

战。西北军在西路始终只在长辛店、良乡、琉璃河等处，未越雷池一步。又该军炮团团团长王养颐倒戈，眉批：王养颐现充教育局长，以武人而办学务，亦奇事。曹封颐威将军。炮指天发，后又将炮门全行撤去，大炮无用矣。西北军西路又复败绩。

东西两路，大战不过十余日，即行解决。当初若先取东路，易如反掌，即有廿六师，此乃有名茶壶队，既未经过战事，实不足恃。况该师将领如团长穆乐然、刘振鹭等，未到前敌，先行退缩。刘振鹭在杨村街内，只顾抢掠，被敌军包围身受重伤，搭回复活，手已残废，幸赖李景林带兵闯进包围，始救出人不少。李见廿六师无用，徒自乱，回来见省长。省长即委伊前敌副司令，派伊急速出关迎奉军，方将西北军压下去。此一役，廿六师伤人甚多，闻只有一营长，大约姓赵，在桥上死守，被敌人一炮打碎。该师平日未经训练，又未经过战事，有事不败何待。若无李景林，不知鹿死谁手。可惜事后曹七爷不知重用，而且妒嫉，将李气走投奉，所以第二次直奉战，李为奉天大为出力。

此一役也，徐树铮以书生不明大势，以致失败。最便宜者奉军，西北军新购之器械，大多数为奉所得。直皖战后，老段被监视，安福人物皆藏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中，后亦无形取消矣。

后鲍廷九、张叙五等恐曹、张两家将来有意见发生，故使两家结为姻亲，以资亲密。殊不知未隔两年，而有直奉两次大战。眉批：以上为直皖战事始末记实而已，遗漏甚多，将来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有作史鉴者，不妨献之，以备参考，务请将贱名列入，不负余之苦心耳。寿在京津所书匾额字画甚夥，足可以传，若再能在史乘上留贱名，尤有荣施焉。

克明汪德寿志

民国卅年八月家居作

民国十一年第一次直奉大战

民国十一年二月十二日，为曹健亭省长寿辰，同仁等正拟恭祝，忽闻省长赴奉矣。奉张生日亦在此月，自己生辰未作，而反赴奉为张祝寿，屈己从人，四爷向来如此。眉批：闻四爷到奉，几被张作霖所扣。张叙五从中调停，方免于难。临上车时，叙五携四爷之手，眼看开车方回去，兵皆虎视。日后方知若无叙五，恐四爷一时不能回津。而此行之本意，不过为联络起见，其实奉与洛方，早生意见矣。即至战事发生，洛方声言，四爷将奉天勾进关来，冤哉枉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巡阅使为四爷亲兄，焉有勾外人打自己亲兄之理。妄造黑白，离间人家亲兄弟，岂有此理。

当战事发生，四爷即到保自白，天津省署无人主持，容秘书长亦回北京，只寿一人主事。当与卫、护两营长结为生死之交，一意死守省署。卫队营长孙炳勋、护卫营长安荣

华，是时两营长皆听余指挥。奉军到津驻中州会馆，屡到衙前示威，囑令缴械，一日数次。余不但不缴械，令两营长将机枪陈列署东、西两辕门，示以死守之意。当时警察厅长杨以德，恐余一开火，则天津糜烂矣，一日三次来劝余以地方为重，千万别打等语。余细思两营不足千人，又无援军，倘一开火，地方当然要乱，况两营兵士，徒死无益。是晚与两营长商议，此时电线未割，尚可通电，眉批：是时容秘书长在北京，每日晚间用长途电话将当日之经过，天天告之，至省长回津之日止。可以给保定去电，请示办法，不可冒失，皆赞同。由余出电，十万火急。电曰：保定魏钧鉴：正密。亲译。昨下午七时奉军已抵津，驻中州会馆，今日数次来催缴械，寿誓死不交，已令孙、安两营长将机枪陈列署前，如果来攻，寿当死守。杨厅长亦来劝将械交出。寿亦知地方为重，而未经一战，胜负不分，即行缴械，不但寿不甘心，亦不愿为吾帅示弱于人。究应如何办理，请速赐电示，以便遵行。德寿叩^①。亥。印。

次日约午后两点，即接复电，曰：火急。天津省署汪秘书鉴：电悉。正密。亲译。该秘书热心公务，深堪嘉尚，惟时势所迫，不可过拘，仍以地方为重，徒恃一人之勇，于事无补。即由该秘书主持办理，可将枪械交由杨厅长代交，并囑两营

^① 原文如此，下同。

长约束官兵，无事不准外出，以免滋事。俟战事解决，再行定夺。省长。印。

接复电后，即通知杨厅长来署接洽。于是令两营长将新枪收起，将旧枪每十枝为一束，令该厅长转交奉军。门前岗位，本署兵无枪不能守卫，当调警察厅保安队兵一排，来署站岗守卫。余将军民两署印信，以及密电本，凡系重要文件物品，全行移出署外另存，听候解决矣。署内之事，告一段落。

再言战事。奉军进关，在兵法云，所谓入人之地深，为兵法所忌。况千里运粮，于军不利，若能因粮于敌，此乃破釜沉舟之战也，势在必胜。而该军沿山海关一直到津南马厂、大成县、白阳桥等处一带，其名曰一字长蛇阵。看其布置，非按阵图，不过取其联络而已。吴佩孚以三角阵破之。按兵法云，三角阵破不了一字长蛇阵。何者？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故不易破也。而吴居然以三角破矣。一来在乎运用，二来奉军不知阵图，非真长蛇也，故一击即破。当吴击其中心，而伊首尾不至，一击即破，两头失其联络，若两头回卷，岂不将吴包围矣。而伊两头一失联络，不败何待。此次奉军之败，皆在将领不明阵法耳。后天津屡见败兵，余在街头一看，恐败兵沿途抢掠，即回衙通电警察厅杨敬林，速立收容所，以免糜烂地方。该厅长即派保安队各路兜截。事后听说截大枪五六千支。津南战事平定，吴到津，余到车站欢迎，即将奉军令卫、护两营交械缘由言明，是

时杨以德亦在场，吴即责杨赔该两营枪支。杨即由所截获之枪拨千余支，皆系新枪，大约系九年得西北军之枪。杨除赔省署尚余五千余支，杨发财不少。眉批：皆在余一言，不但保全天津地方不糜烂，尚得如许之枪。

奉军败绩，追奔逐北，当廿三师师长王承斌，告奋勇追至滦县左近，停止不进，代奉求和。吴意追出关外，歼厥渠魁，扫穴犁庭，作一劳永逸办法。王孝伯再再恳求，以曹、张本系姻亲，因意见不合，始有此举，又非世仇，于是允和。奉军此役损失甚重，大约九年所得西北军之械，此次完全失之矣。曹家待人过厚，而吴亦无谋之辈，徒借曹家之福，而得成名。当王承斌告奋勇追奉军时，并不知其为奉天人乎！

此次战后，奉军经此大创，回去日夜筹划，练兵筹饷，预备复仇，而直军战胜而骄，以为从此无事矣。不但不知防犯，而吴亦不然其事。大将战胜而骄，为兵法所忌，况不闻不问耶。所以吾说吴乃无用之徒。奉军退后，曹省长方由保回津，到津并未进署，一直回河东公馆，仅到署宴会吴一次，后即辞职。徐大总统一再挽留，仍坚辞始准，即委王承斌为直隶督军兼省长，并加直鲁豫巡阅副使，眉批：此曹之厚，吴之错也。仍兼廿三师师长。因用人之错，种下二次大战（王承斌倒戈之期近矣）。省长辞职，原委余为平原货捐局长，余未就，改委赤城县知事。本拟办完省署交代，再行赴任。省长催余早日接事，次日即在公馆为余饯行。余对曹曰，四哥要

注意奉天,伊日夜练兵,恐有复仇之举,并请对于保定三哥方面,要多物色贤者辅助,仅止王兰亭等,将来非误事不可。四爷点首者再。果不出余之所料,二次大战,仅隔一年,吴不能辞其咎。

民国十一年前五月,余挂牌赤城县,省长给余饯行,催余速赴新任。余原拟办完省署交代再走,四爷不准,只好告辞。临行余云,保定方面下边运动大选,寿前曾与四爷谈过,吾方千万不要办大选,保定巡阅使乃太上总统,政府有事,尚须商议吾方,何必以作大总统为荣。三哥心中无定见,不要受人愚弄。况一当总统,兵权先失,各方临逼,反不如巡阅使之为愉也。四爷云,走你的吧,反正吾不主张。于是告辞起程。所领凭政务厅陆厅长未给填日期,几时到任,自己填好了,均系自己朋友,可以随便,原为余到京多住两天再走,故五月廿日方到任,接印任事并交凭。次年果有大选之举,余之三等县,尚捐三千元。王孝伯通令各县(大、中、小)分一、二、三等,每大县五千,中县四千,小县三千,限十日内解津,作为本省长暂借,将来归省长负责,不准作正开销,以此看各该知事能力如何等语。余将款凑齐,即呈报赴津解款。公出到津,先到河东四爷公馆。四爷问余:你干什么来了?余答曰,解办大选款来。问解多少?曰三千。四爷未语。余曰,寿临赴任时曾谈过,吾方绝不办大选,因何又办?四爷云,叫他们闹去吧。三哥愿意,吾有何法,只好牺牲了。此话言犹在耳,果

有二次之战，身家性命完全牺牲。一时之错，终身之累，况家败人亡乎。言之令人不寒而栗。余在县政绩，另有四十年大事记，此系叙直奉战，未便加杂己事也。

十二年底，余报腿疾辞职，交卸县印，仍回天津。缘廿三师师长王维城，系该师四十五旅旅长，后兼天津镇守使。斯时曹七爷瑛，提倡各省督军省长不得再兼师长，于是将王承斌之廿三师夺出，王维城以旅长而升师长。此即种下王承斌倒戈之病根矣。王维城得师长后，求少帅（曹绍珊）眉批：绍珊乃曹总统之长子，余之门生。物色一位拿翎扇者。少帅即荐余为该师之八大处书记处处长（帅部曰书记官长）。王维城虽将该师谋到手中，而如无主孤魂。直隶督军王承斌恨且不遑，尚能给饷乎。毫无办法，商之于余。斯时余亦觉束手，每月十余万之饷，从何而出？于是同该师长暨军需处长曹竹友（景瑞）到北京现找婆婆家。眉批：到京住第一宾馆。余先到总统府收支处见李彦青，将始末说明。现在廿三师为王绍箴所接，而孝伯本月饷即停止不发，刻下该师无主，府中如不要，寿即带投陆军部矣！完整一师，枪械俱全，不费一文，而得一全师。彦青云别忙，吾请示总统如何，阁下先请回候信。余即出府。晚半天即有电话，请余进府接洽。余又到收支处商议。伊云总统愿要，问每月需饷若干。余答曰，连军装每月约需十六万。伊云太多。极力磋商，定为每月十二万，军装另议，彼此签字为定。次日余约李彦青到捷英饭店与王师

长会面，当【时】李之威名赫奕，能约出来者，十无一二焉，居然按时来到，非常圆满。隔日回津。

廿三师司令部，设在河北天津公园内，余之书记处，四壁皆空。找副官处，则曰各处皆是各位处长自备。无法，只好自己办，一切桌椅床铺等项，用了二百余元。处内人位，一、二、三等书记官、书记、庶务等皆有人，一概未动，自己一人未用。处内纸笔等，亦由余立折担负，自四月至九月出发，未领一文。后闻该师欠饷九个月，到第十个月方有自己之饷，以前九个月，先为前任弥补。二次战事发生，出发时，委曹竹友为后方司令，余为副司令。此时余与曹奉总监部委办天津兵站。临行时，在老车站，王许余如拿过奉天，政务、秘书两厅长随便选。可惜天不随人愿，又复败绩。余不但白用心血，十个月未领薪水，处里亦被抢，共损失千余元，至今纸店欠二百余元未还。王维城可算一大骗子手，太对不过余了。以上亦关于二次战事，故略叙，先告一段落。

再言战事。二次直奉大战，酝酿最早。在十三年夺王承斌廿三师时，伊心中即不平。凡事最怕挤，王本心怀二意，若再因事一挤，不变何待。曹七爷若不提议夺王之师长，王虽想变，亦无由矣。伊自失去廿三师，大不痛快，遂有人勾与段合。五月时即有风声，而曹、吴不注意，以为待其恩厚，绝不致有意外之虞。殊不知倒戈者就是他，外人皆曰冯玉祥倒戈，其实王承斌耳，冯玉祥系在被动。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

生，良非虚语。人面兽心，真乃衣冠禽兽。后被吴在北京骂疯而死，此是后话。伊与段酝酿成熟，只候机会。二次战事发生，伊之时机已到，于是勾结冯玉祥，许以厚利二百万。眉批：奉张到津，冯到花园索酬，看神气不好，未敢要。然冯之合作，亦有原因，为李彦青平日太勒肯，眉批：冯到京，先拿李，于此可见。故此不忿。又因吴撤其河南督军。有此两大原因，容易说动。临出发时，冯送曹十万元吃点心。倒戈时，声明倒吴不倒曹，此其明证也。不然冯兵折回，有人报告说冯倒戈，总统不信。而冯被人利用，亦属混旦。

吴佩孚头脑不清，前次王承斌放走奉张，此次就当留神，不但不防犯，反而重用，委伊后方司令。冯玉祥对吴不满，形于言表，而委为第五路。冯自奉令，兵不前进，只在古北口一带修路，亦不过问，所以倒戈时，一夜即到北京。此次大战，各路不下廿余师，约卅余万人，足敷应用。而曹七之廿六师，又未经过战事，最好守护京城，不必争此一路。总统介弟，何必与诸将争功，伊非去不可，故派为第四路司令，而北京空虚无人把守。当时委孙岳为警备司令，赵子声副之，只有曹二少爷之十六旅一团人（一团守保定），归警备司令。北京兵要多，冯玉祥焉敢公然进京。所以曹七太无出息。守城功亦不小，而吴只顾前方多多益善，不顾后方无人，况有王、冯两个汉奸在后面，吴太无谋也。虽然天数，亦在人谋。不知者，人皆赞成吴佩孚，而余独不赞成，此匹夫之勇，非将材也。不过

借曹家之福，而伊成此虚名耳。后见其对曹之不忠，尤不可敬。曹自十五年回津，至廿七年病故，始终未晤一面。有人云避嫌疑，两人皆在下野，何嫌可避。曹每对余言，子玉误我。曹薨后，余回京，闻吴家中帷薄不修，与张某之妻淫乱，概不避人，可惜人格，贤者当如是乎。有人云，伊在生时，总想配享关、岳等语。如此人格，如此行为，不用说配享，就是牵马坠镫，关、岳亦不要他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

出发时彭寿莘(十四师)为第一路，王维城(廿三师)第二路，王怀庆(九师)第三路，曹锟(廿六师)第四路，冯玉祥(国民军)第五路，王承斌为后方司令。其余陕军胡景翼，国民二军，湖北、河南队伍，统共廿余师川余万人。一、二两路，打得甚好。一路旅长某，腿受炮伤已折，犹不退，仍督兵前行，其勇可知。第二路亦甚得利，一切均按未出发时余之计划而行，无大更改，屡报捷音。因铁路单轨，自滦县以下，所有未开到前方之队，均在车上。一营亦占一列，一队亦占一列，给养三四日上不去。天气又热，余之第二兵站，所备之牛肉全臭，又加重盐再煮，蒸得馒首，亦都发了，饼亦干了，急得兵站长曹竹友要死。余亦后方副司令，又帮办兵站，赶紧给吴总司令去电，报告沿途各队占道情形，给养上不去。司令接余电后，即委殷献巨为行军执法官，并赐刀一口，到路上疏通车辆，有不遵者，即按军法就地正法。余又令兵站另蒸馒首送上去，而前方已两日无粮矣。若非余之一电，则给养永远上

不去，岂不误事。余又给殷上条陈，在铁路两旁，多按叉道，方能来往通车，不然遗误军情，咎将谁负。

每次吴之战斗，均取攻式，此次而取守式，又不亲自督战，而伊又乘船到葫芦岛查看形势，欲由该岛进兵，抄奉军后路。其实奉军已不能支持，再有两三日，则即撤退矣。而吴远离阵地，山海关一带，则交曹七爷与河南督军张福来暂行督守。两个饭桶，不在阵地督战，又跑到秦皇岛去了。此时三、四等路，来电请示方略，而糊涂参谋长张方彦回电云，总司令不在前线。则汉奸王承斌，即通知敌方速进。俗云兵无头自乱，李景林带领吉林马队，绕道来抄后路。眉批：大凡无论多坚固队伍，亦怕人来抄后路，兵心一慌，官长制止不住，则当然要乱。冯玉祥自带兵出发，始终未到阵地，即急开回北京，倒戈之势成矣。山海关以内队伍，大半未到前线，经李景林马队一冲，在后方一扰乱，前线之兵，又无人督战，焉有不退之理。大队一齐撤退，则奉军得势，而吾兵均退塘沽。其实吴若不问北京倒戈，仍督兵进攻，先将奉天拿下，冯虽倒戈，亦属无用，最大不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东三省已先归我掌握中矣。不意吴无此计划，一听倒戈，即蹶〔踰〕海回津，驻老车站火车上。

此时王维城师长已退回，藏在义租界。余往见，伊不敢出头，恐吴杀他。余与曹少帅二人保他去见，一见面，吴并无怒容，令他速到塘沽收容队伍，当发给洋三万元。而伊领款

到家，并不起身。余问因何不赶紧前去，伊云张福来与边洁清二人说，有你什么，发个小财完了（白领三万元）。王维城因此未去收容，而塘沽所集之兵漫散矣。此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数语说反王维城，而曹家大事去矣。吴只带幼年兵二百余人在车上，劝其下车到租界暂避，伊又不下车，劝他走再图恢复，他又不走。塘沽之兵，见无人去收容，有往南开走的，有将枪炮抛入海中漫散的。此次系已胜之局，因吴无谋，反胜为败，诚为可惜。虽然人事，亦关国运，自从王承斌倒戈，迄今时局屡变，天下从此不太平矣。误国害民，莫此为甚。不但曹家人亡家败，国家亦从此多事。

吴在车站候日久，不见兵到，去电湖北，而萧之队伍到石家庄，被阎锡山截住；调江南兵，又被山东督军郑士琦在徐州横住。眉批：初，一要作战，吴即拟换山东、山西两督，恐不为我用。秘书长王兰亭受阎、郑运动，拜盟兄弟，阎送王四十万，郑送王三十万。王极力担保，未换，果受其牵。十五年总统回家，王往谒，不准进门。余与少帅商议，各路援军皆不能到，吴在车站只有幼年兵，非常危险，况冯玉祥队伍已到北仓一带，虽不敢进，然新车站已发现国民军。倘冯一到，而吴束手被擒，此人丢不起。于是未商吴同意，在伊所居之列车后面，又加一车头，乘伊酒醉，一推一拉开走矣。一面给大沽去电，赶紧备船，车到塘沽，吴酒醒大闹，已无及矣。只好下车上船，一直开往长江，而齐燮元并不接待，于是绕道到湖北，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即拟恢复编练军官大队。是时曹七爷亦追去，吴非常重视，而曹究属纨绔子弟，不知卧薪尝胆，为兄报仇，到湖北即宿娼胡闹。因萧耀南病故，吴拟与曹一同往吊，吴在船上候曹，现由娼家请起。到船上又受江风，即至吊完，而曹即病在督署，未数日即亦呜呼。可惜林垦督办、廿六师师长，不知振作精神，而贪玩误事，所以余深罪之。曹家内外皆坏在伊一人之手。伊若不提议撤王承斌之廿三师兵权，王不致倒戈；伊若不给总统收刘夫人，家庭不致乱，真乃曹家之罪魁，国家之祸首耳。伊灵柩到津，伊子士驥（外号下河南）不接。眉批：士驥即曹七之子，说话五官乱动，又口讷，故余送其外号下河南，良有以也。萧故后吴委陈嘉谟为湖北督军。南军北上，刘玉春死守武昌，军官大队完全丧失，亦因某倒戈而失。吴进武胜关，又回洛阳。吴事暂停，先将北京事略叙。眉批：余未到湖北，故该处之事不甚清楚。

自王承斌倒戈，冯玉祥兵围总统府，彼时府西端运粮门尚未封锁，可以出去。四爷主张不可出去，此非正当办法，云曹、张两家，并无私仇，不过政见不和，最大辞职不干了。不意张虽进关，而又让与段，改为执政。段与曹有民九直皖之狭嫌，必欲囚曹于府中，以报前仇。当直皖战时，曹令段闭门思过一年，并送点心费一万元。此次段照样还，亦囚曹一年，送洋万元，真乃小人之见。

是年冬月初三日，冯派鹿钟麟进府请曹四爷。总统原不

叫出去，四爷云有何可怕，若叫他从余身上取出一文，我决不姓曹。临行时到后面换衣服，已将早预备之鹤顶红带在身上，示以必死。出府先到帅府园，后到旃坛寺，一语未发。冯军方面人劝四爷云，请放心，并无歹意，只求四爷帮帮忙代筹兵饷等语。四爷始终一言不发。至晚给预备卧室，到夜间四爷在床上翻滚。当差焦和远问四爷肚疼可以拂一拂，摇头不准。当即报知监视人，即有军医来看，云系服毒。次早约十一点送协和医院，到院已不能救活矣，时系初四日下午四时。焦和远出来找严慈约，严为曹四爷内侄，严范孙之子，代为预备后事。焦即当日晚车回津报信。

是日余与少帅心中均不安，少帅令余卜卦，连占三卦皆凶，余心中闷闷，晚饭后即回家歇宿。是晚大风，将房上灰片全行刮下，似在梦中见四爷，两手挽两个小孩，细看乃来子与小虎，云两孩子交你。**眉批**：来子乃四爷之少子，小虎乃少帅之子，四爷之孙，皆余之弟子，曹家少爷与孙少爷等，皆从余念书。余问四爷何处去，不答，余一急惊醒，正值子初。余即起着衣，又回公馆。少帅问老师因何又回来，余即将梦中之事一说。正说话间，焦和远进屋跪地大哭，云老四爷今日下午四点在协和去世矣。大家哭后，方问一切情形，系为鹿钟麟所害。后议接灵，河东四太太当然要去，照例应带来子接伊父之灵，又恐有危险，大家商议带双喜**眉批**：双喜乃曹大少爷之义子。去，假充来子。应派护卫官一人前往，彼时如护